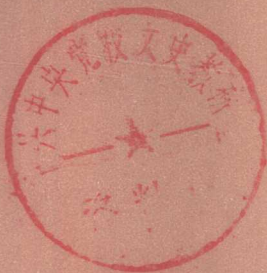


# 阿尔泰语言学导论

[芬兰] G·J·兰司铁著 陈伟 沈成明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阿尔泰语言学导论

形态学

[芬兰] G·J·兰司铁著

陈伟 沈成明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 阿尔泰语言学导论

形态学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排版

民族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3印张 2插页 276千字

1981年12月第1版 198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400册

统一书号: 9190·018

定价: 1.90元

G.J. RAMSTEDT

Einführung in die  
Altaische Sprachwissenschaft  
FORMENLEHRE  
bearbeitet und herausgegeben

von  
Pentti Aalto  
HELSINKI

1952

Г.И. РАМСТЕДТ

ВВЕДЕНИЕ  
В АЛТАЙСКОЕ ЯЗЫКОЗНАНИЕ  
морфология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7

---

(根据苏联“外文书籍出版社”1957年俄文本翻译)

## 汉 译 本 序 言

我国北方从东北到西北的广大地区，许多民族的语言，一般被认为都有亲缘关系。这些有亲缘关系的语言，在世界语言的谱系分类上称之为阿尔泰语系。内分三个语族，即满洲通古斯语族、蒙古语族、突厥语族。这三个语族都不只是分布在中国境内，它的分布范围从日本海一直到地中海，横跨欧亚大陆，包括几十个民族，约八千万人。

根据语音语法方面的一些共同特点，有些学者曾把阿尔泰语系与乌戈尔芬兰语系（或称乌拉尔语系，包括匈牙利语、芬兰语）联系在一起，称之为乌拉尔阿尔泰语系。但是在词汇方面，以及在语音对应方面，还没有找到有力的证据。乌拉尔阿尔泰语系的假设，没有得到语言学界的普遍支持。

本书作者在研究朝鲜语当中发现阿尔泰语系语言与朝鲜语之间有许多共同点，因而他把朝鲜语划入阿尔泰语系。近年来，日本学者小泽重男教授研究日本语与蒙古语的关系时，也发现了许多共同点。如果日本语与蒙古语的同源关系能够成立，日本语的系属关系也就可以得到解决了。

可是另一方面，不但乌拉尔阿尔泰语系的假设显得软弱无力，朝鲜语、日本语与阿尔泰语系的关系尚只停留在少数

学者进行摸索的阶段，就连阿尔泰语系本身是否能够成立也并不是很确定的。因此，有的学者对世界语言进行谱系分类时，干脆把阿尔泰语系三个语族，分别列为三个语系。事实上在阿尔泰语言的研究工作者中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同观点。

关于阿尔泰语言研究中的不同观点，可以用三位有影响的学者的三部重要著作作为代表：

(1) 科特维奇：《阿尔泰语言研究》，克拉科夫，1953年；俄译本，莫斯科，1962年。

(2) 兰司铁：《阿尔泰语言学导论》，第一部《语音学》，1957年；第二部《形态学》（即本书），1952年；俄译本，莫斯科，1957年。

(3) 鲍培：《阿尔泰语言比较语法》，第一部《语音学》，威斯巴登，1960年。

这些学者都承认阿尔泰诸语言之间存在着很多共同特征和共同成分。但是科特维奇认为共同特征只是说明语言类型上的一致，而共同成分可能是由于长期互相影响，互相借用所致。同时他也指出，阿尔泰语言之间语音规律的近似是非常值得注意的。阿尔泰语文学家对这些语音规律的分析 and 研究，是语音学领域中很有价值的成果。科特维奇也不绝对否认阿尔泰语系三个语族在远古时代曾有过统一的基础语的可能性。

兰司铁和鲍培是始终主张阿尔泰诸语言有亲缘关系的著名学者。兰司铁为了证明阿尔泰诸语言有亲缘关系，深入地研究了许多阿尔泰语言，同时也研究了朝鲜语、日语等多种语言，并写了大量论文和著作。在他去世以后，由他的学生阿尔托教授整理他的遗稿，完成了这部《阿尔泰语言学

导论》。这部《导论》可以说是他在阿尔泰学研究领域里带有总结性的著作。在这部《导论》出版以后，鲍培发表了《阿尔泰语言比较语法》。这些著作的发表，尤其是鲍氏比较语法语音学部分问世以后，肯定阿尔泰语言有亲缘关系的一些学者认为，阿尔泰各语族之间的语音对应规律已经阐明，阿尔泰语言之间的亲缘关系已经得到证明，所构拟的阿尔泰原始语的形式应该能够成立。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否认阿尔泰语言有亲缘关系的一些学者，反而写文章更加尖锐地批评论证阿尔泰语言亲缘关系的方法和论据。这些情况说明，阿尔泰语系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开展。阿尔泰语系的研究水平远不如印欧语系，对阿尔泰语系各语族的研究也没有象对日耳曼语族的研究那样成绩显著。

阿尔泰语系的研究，对我国北方各民族语言、历史的研究是不可缺少的，同时，它也是国际学术界的一个基本研究课题。

中国是阿尔泰语系各民族的主要故乡之一。从东北到西北的辽阔地区分布着突厥语族、蒙古语族，满洲通古斯语族的二十来种语言，如：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撒拉、西部裕固、塔塔尔、乌孜别克、蒙古、达斡尔、土族（蒙古尔）、东乡、保安、东部裕固、满洲、锡伯、鄂伦春、鄂温克、赫哲以及朝鲜语等。由于语言发展的不平衡性，这些语言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上保留着不同时期的语言面貌。在我国不仅存在着多种语言和方言，即活的语言材料，而且古代文献资料也极为丰富。从古突厥文献到回鹘文以至察哈台文献，从契丹文、回鹘蒙文、八思巴文资料以至蒙文文献，从女真文资料到满文文献，文献资料浩如烟海。如果把不同

时期文献资料的研究与活的语言的研究很好地结合起来，进行深入的对比较分析，定能把阿尔泰学的研究以及我国各民族语言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既是民族语文工作向我们提出的要求，又是邻近学科向我们提出的希望，同时也是国际语言学界盼望我们参与解决的一项课题。

为了开展阿尔泰学的研究，要做的工作很多：需要继续开展各语族语言和方言的深入调查研究，需要开展古文字和文献资料的研究，需要逐步开展语族语言内部和各语族之间的历史比较研究，等等。但是，其中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系统了解国际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和加强国际学术交流。这样，我们就可以较快地把工作开展起来，并且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也可以作到互相促进，步子迈得更大一些。

基于这些想法，一些年来，我们与有关学术单位的同志一起，极力赞助一些有条件的同志为民族语文研究工作者翻译介绍外国学者们有关阿尔泰学研究的重要著作。本书只是其中的一部。我们借此机会对多年孜孜不倦地从事翻译工作，并付出了艰巨劳动的同志们，其中包括本书的译者，表示谢意。

对于本书的原作者和整理者的工作，出版者原序中作了说明，对于本书的特点和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俄译本序言和书后的注释里边亦有所涉及，这里就不再赘述了。我想补充的一点是，本书是阿尔泰学方面重要的、基本的科学著作之一，它在阿尔泰学的发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地位。因此，可以说它是阿尔泰语系及其各语族语言研究人员的必读参考书之一。本书涉及的语言比较广泛，利用的语言材料比较丰富，它几乎成了一种独特的阿尔泰诸语言形态学词典。



至于书中对某些具体问题的具体论断（如对各类或各项附加成分的分析），当然还要在有关语言的研究工作中进一步检验。

清格尔泰序于内蒙古大学  
一九八一年五月一日

## 俄译本序言

阿尔泰诸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迄今已有相当长的历史了。乌拉尔—阿尔泰学说的先驱者和奠基人之一，瑞典军官J·塔别尔特—斯特拉连别尔格，彼得大帝时在波尔塔瓦战役被俘后，曾长期住在西伯利亚，研究当地土著居民的语言和生活；他在所搜集的实际材料的基础上，最先对乌拉尔语系（诸乌拉尔—芬兰语言和诸萨莫迪语言）及阿尔泰语系（诸突厥语言、诸蒙古语言和诸通古斯语言）进行了分类<sup>①</sup>。他是第一个注意到这些语言在类型上具有相同性和亲属关系的学者。此后，乌拉尔—阿尔泰学说以及对这一学说的各种阐述和引申，才得到许多研究乌拉尔和阿尔泰诸语言的学者们的承认。

如果说在这一学说的早期发展阶段，它的许多代表人物，如W·索特<sup>②</sup>、H·文克勒<sup>③</sup>、A·波勒<sup>④</sup>、A·阿尔奎斯特<sup>⑤</sup>、W·班恩<sup>⑥</sup>及其他等人曾认为：不仅乌拉尔语系

---

① 参见F.J.V.斯特拉连别尔格：《欧亚北部与东部》，斯德哥尔摩，1730。

② W.索特：《鞑靼语探讨》，柏林，1836；《论阿尔泰或芬兰—鞑靼语语言史》，柏林，1849。

③ H.文克勒：《乌拉尔诸民族和语言》，柏林，1884；《乌拉尔阿尔泰语及其语组》，柏林，1885。

④ A.波勒：《乌拉尔阿尔泰语动词的代词后缀》，“维也纳科学院会议报告集”，25，维也纳，1858。

⑤ A.阿尔奎斯特：《乌拉尔阿尔泰语使用地域研究》，1861。

⑥ W.班恩：《乌拉尔阿尔泰语研究》，莱比锡，1890。

和阿尔泰语系各自内部的诸语言之间有亲属关系，而且这两大语系相互之间也存在着亲属关系；那么目前已完全证实：亲属关系仅仅存在于上述两语系的内部各语言之间。至于乌拉尔语系（诸乌戈尔—芬兰语言和诸萨莫迪语言）和阿尔泰语系（诸突厥语言、诸蒙古语言和诸通古斯—满洲语言）两者之间，则仅有类型上的共同性，并无起源上的联系；虽然某些学者，如纳默特①、B·科林德②、M·梁桑勒恩③等人举出三百左右的乌拉尔语系和阿尔泰语系中的共同词汇予以验证，但纳默特也只能解释为它们或是古借词，或是这些语言仅在很古很古的时代曾经有过亲属关系。

E·П·波里瓦诺夫④和兰司铁⑤则使阿尔泰语系的范围更扩大一些，把朝鲜语也包括在内。兰司铁在本书中所引朝鲜语的材料，极为令人信服地证实，把朝鲜语纳入阿尔泰语系是正确的。无论如何，在朝鲜语和阿尔泰诸语言中存在的能够说明具有同源关系的词汇要素和语法要素，其数量远比

---

①J.Németh: Az uráli és a török nyelvek ősi kapcsolata, "Nyelvtudományi Közlemények", 47, Budapest.

②B.科林德:《论诸乌拉尔阿尔泰语言亲属关系问题》，乌布萨拉，埃尔斯克利弗特大学，1948；《语言的亲属关系与概率论》，乌布萨拉，1947。

③M.梁桑勒恩《乌拉尔阿尔泰语词的研究》SO, XV, 赫尔辛基，1955。

④E.П.波里瓦诺夫:《论朝鲜语与“阿尔泰”诸语言之间的亲属关系》，“苏联科学院通报”，1927，第1195—1204页。

⑤G.J.兰司铁:《论朝鲜语》，MSFOu.58，赫尔辛基，1928；《朝鲜语中的名词后缀》，同上，67，赫尔辛基，1933，第459—464页；又，《朝鲜词源学研究》，同上，95，赫尔辛基，1949。

在阿尔泰语系和乌拉尔语系中要大得多。

至于阿尔泰诸语言与日本语<sup>①</sup>之间，以及乌拉尔诸语言与包括犹加吉尔语<sup>②</sup>在内的古亚洲语系之间也有亲属关系的假设，则难以令人置信，目前提出的论证也嫌不足。

最后，关于阿尔泰诸语言与美洲诸语言<sup>③</sup>，甚至与苏美尔—阿卡德语<sup>④</sup>（сумеро-аккадские，苏美尔语是古代前亚细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语言，阿卡德语是亚述语与巴比伦语之合称——译者）可能为近亲语言的假设，正如同说阿尔泰诸语言、乌拉尔诸语言似乎与印欧语系也有亲属关系一样，则是完全不大可能的，而且也缺乏任何足以令人信服的证据。其实，提出阿尔泰诸语言与印欧语系有亲属关系的一些学者<sup>⑤</sup>，自己就相当怀疑这种假设。本书作者兰司

---

① H. 文克勒：《日本人与阿尔泰人》，柏林，1894；W. 普留勒：《日语与乌拉尔语和阿尔泰语比较研究》K Sz, 17, 1916；G. J. 兰司铁，《Japanin kielen historiasta》，STEP, 1942, 108—113页。

② B. 科林德：《乌拉尔语言中元音音律的年龄》，乌布萨勒，1941。

③ B. Ferrario, Della possibili parentela fra le lingue “altaiche” ed. alcune americane, XIX Congresso internazionale degli Orientalisti, Rom, 1928, 第210—223页。

④ Fr. 荷默尔：《苏美尔—阿卡德语及其亲属关系》，“楔形文字研究杂志”，1，莱比锡，1884；《200个 苏美尔—突厥语词汇比较》，慕尼黑，1915。

⑤ F. 弗尔定：《不寻常的印度日耳曼语的起源》，“人类学”，14—15，1919—1920；D. 西诺尔：《中央欧亚研究》，“教会文献通报”，№1, 第39—50页，№3, 第150—171页。请参照 M. 詹逊：《印度日耳曼语和阿尔泰语》，“黑尔特-纪念集”，I, 1935。

铁<sup>①</sup>以及一些学者(H·巴阿索年, E·N·谢恰里阿, N·安德逊, B·科林德及其他等人)则仅赞同诸乌拉尔语与印欧语系有亲属关系的说法。

所以,关于上述诸语言的亲属关系问题,如果撇开学者的个别主张不论,最得到公认的是:诸乌拉尔语言仅在乌拉尔语群内部有亲属关系,诸阿尔泰语言也仅在阿尔泰语群内部存在亲属关系。至于这两个语群本身间的起源联系,以及他们各自与朝鲜语、日语、古亚细亚诸语言、印欧语系和其他语言之间的起源联系问题,看来可以同意兰司铁的意见,即:在词汇和语法方面,绝大多数具有共同起源关系的材料(正如在本书中令人信服地证实的那样)只存在于朝鲜语与阿尔泰诸语言之间。

在所有上述诸语言和语群中,研究得最充分的是乌拉尔语系(即诸乌戈尔—芬兰语、诸萨莫迪语)的亲属关系和阿尔泰语系(即诸突厥语、诸蒙古语及诸通古斯—满语)的亲属关系。

还有一些非专题性的著作也曾对阿尔泰诸语言进行过相当充分的历史比较研究,其中以乌拉尔—阿尔泰语言学最卓越的代表人物之一, H·文克勒<sup>②</sup>的著述最为著称;法国的突厥学家 J·德尼<sup>③</sup>在其名著中也就诸阿尔泰语言与其它语

---

①请参照 G.J.兰司铁的《阿尔泰语言在其他语系中的关系》, JSFOu, 53, Helsinki; 及 Turkin kielen alkuperästä, STEP, Helsinki, 1935, 第73—80页。

②H.文克勒:《诸阿尔泰民族和语言世界》,柏林,1921;《阿尔泰语》,柏林,1924;及其它等。

③J.德尼:《突厥语、蒙古语和通古斯语》,“世界语言”,巴黎,1924,第二版,巴黎,1952。

言的关系提出过概括性的论述；匈牙利的突厥学家纳默特<sup>①</sup>的一些著作里，则对诸阿尔泰语言的发展以及诸突厥语和诸蒙古语间的亲属关系作了历史的概述；此外，在过去的文献中，还有索特<sup>②</sup>的著作，也是应当提到的。

从历史比较的观点来看，阿尔泰诸语言的语音学部分是研究得最有成绩的。除已经查明共同阿尔泰基础语的语音结构以及描述了原始阿尔泰语的元音和辅音的音位组成<sup>③</sup>之外，许多学者还对阿尔泰诸语言和乌拉尔—阿尔泰语系中独特的、有别于其他语系的语音特点进行了研究。尤其元音的唇状和谐及元音的顎（即舌位——译者）和谐是研究者们所最感兴趣的问题，因为这两种和谐对于这些语言来说最有代表性<sup>④</sup>。

在阿尔泰诸语言的词汇学方面也有过一些历史比较研究。不过，在索特<sup>⑤</sup>、格隆策尔<sup>⑥</sup>、E·D·卡里伏里<sup>⑦</sup>以及其他学者的著作中虽然有一些关于这方面的材料，但是并不十分重要。在阿尔泰学的比较词汇学和词源研究方面，最基本

---

①J. 纳默特：《突厥—蒙古语假说》，ZDMG, 71, 柏林, 1912。

②W. 索特：《鞑靼语探讨》，柏林, 1836；及其他等。

③J. 格隆策尔，《论诸阿尔泰语的语音学》，“比较语音学国际杂志”，5, 1890；Z. 恭博兹：《诸阿尔泰语的语音史》，KSz, 13, 布达佩斯, 1912。

④L. 亚当：《乌拉尔阿尔泰语言中的元音和谐律》，巴黎, 1874；J. 格隆策尔：《诸阿尔泰语的音律》，维也纳科学院会议报告集，维也纳, 1888。

⑤W. 索特：《简论广义的所谓阿尔泰语言性的词汇的词源学》，柏林科学院会议报告集，1029—1037页；及其它等。

⑥J. 格隆策尔：《诸阿尔泰语的比较语法草稿，附比较字典》，莱比锡, 1895。

⑦E. D. 卡里伏里：《乌拉尔阿尔泰语中某些数词和复数后缀的词源由来》，巴黎, 1897。

的和最有价值的，毫无疑问，是兰司铁的著作<sup>①</sup>。

也有许多著作是专门对阿尔泰诸语言的形态学进行历史比较研究的。德国学者W·索特<sup>②</sup>和芬兰研究家阿·加斯特连就是创立阿尔泰语系历史比较语法学的先驱，而后者在西伯利亚对于活的诸阿尔泰语言直接进行过研究，写了一部专题的学位巨著“De affixis personalibus linguarum altaicarum”。

在阿尔泰学发展的早期阶段，大部分研究阿尔泰语系比较语法的学者都是就个别的词类从事比较研究，而且主要是研究数词<sup>③</sup>和代词<sup>④</sup>，其次才是对阿尔泰语言中的格范畴的研究<sup>⑤</sup>。

---

①G.J.兰司铁：Kalmückisches Wörterbuch，同一作者的《诸阿尔泰语言中的否定词，词义学研究》，MSFOu, Helsingfors, 52, 第196—215页。

②W.索特：《鞑靼语探讨》，柏林，1836；同一作者《阿尔泰语研究》1—5，“柏林科学院讨论集”，1859, 1861, 1866, 1869, 1871—1872。

③W.索特：《楚契克以及突厥语，通古斯语与蒙古语中的数字》，出版处同上，1853。比较近期的著作：G.J.兰司铁：《论阿尔泰语中的数字》，JSFOu, 24, 赫尔辛基，1907；W.科特维奇：《对阿尔泰研究的贡献》，II, Lemberg, 1930；等等。

④A.波勒：《乌拉尔—阿尔泰语动词的代词后缀》，“维也纳科学院会议报告集”，25，维也纳，1858；Fr.米勒：《阿尔泰语的人称代词》，出版处同上，134，维也纳，1890，讨论集I。以及科特维奇比较近期的著作：《阿尔泰语中的代词》，科拉科夫，1936。

⑤W.班恩：《论阿尔泰语比较语法》。1.论物主格的附加音节；2.论方位格附加音节，“维也纳蒙古学杂志”9，1895，第267—276页；B.劳弗尔：《阿尔泰语物主格的形成》，KSz, 2, 布达佩斯，1901，第133—138页。较近期的著作：M. Lewicki: Przyrostki przysłówkowe -ra~-rā, -ru~-rū, -rī~-ri W Jezikach altaickich, Wilna, 1938；D.西诺尔：《关于乌拉尔阿尔泰语中的一个特别广泛的词素》，“通报”，37，1944。

目前，由于阿尔泰语言学的最卓越的代表人物波兰学者科特维奇和芬兰研究工作者G·J·兰司铁的学术研究，阿尔泰学已被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

科特维奇的主要著作《阿尔泰诸语言的研究》<sup>①</sup>一书是由波兰著名的阿尔泰学家玛里安·列维茨基于科特维奇去世之后发表的。此书及科氏以前的一些阿尔泰学著作，全部是科特维奇利用活的实际材料，并参照前人对乌拉尔—阿尔泰诸语言的研究成果，为编纂一部阿尔泰诸语言的历史比较语法巨著而进行的准备工作。

G·J·兰司铁近期的一些著作，首先是本书《阿尔泰语言学导论（形态学）》<sup>②</sup>，对于从事阿尔泰诸语言历史比较研究来说也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兰司铁是阿尔泰历史比较语言学最卓越的一位代表人物，他于本世纪初开始对乌戈尔—芬兰（马利语，奥斯恰克方言）语言学<sup>③</sup>和蒙古（喀尔喀蒙古方言，蒙古语，卡尔梅克

---

①W.科特维奇：Studia nad językami altajskimi, wydał Marian Lewicki, Rocznik Orientalistyczny, 第XVI卷，Kraków, 1953, 同一作者的《对阿尔泰研究的贡献》，“Rocznik Orientalistyczny”，第7卷（1—3第130—234页）；第2卷（4—5，第122—142页）；第16卷（A—B，第327—368页）及其它著作。

②兰司铁：《阿尔泰语言学导论》II, 形态学，MSFO<sub>u</sub>, 104, 2, 赫尔辛基，1952。

③兰司铁，《山区吉尔米语研究》，MSFO<sub>u</sub>, 17, 12, 1902, 第219页（山区马利语词汇及短文，并附德语译文）；同一作者的《所谓叶尼塞—奥斯恰克语起源》，JSFO<sub>u</sub>, 24, 2, 1907, 及其它等。



方言及其它等)语言学<sup>①</sup>进行了大量的科学研究工作,而主要的是研究蒙古语言学;并写出了一批极有价值的著作。但是兰司铁后来的大部分著作,按其材料来看却远远地超出蒙古语言学的范畴。G·J·兰司铁一方面否定了阿尔泰语系与乌戈尔—芬兰语系有联系的说法,同时,另一方面又扩大阿尔泰语系本身的范围,把东方的语言,首先是朝鲜语和古代日本语包括了进来。

兰司铁并非从一开始就着手于整个阿尔泰诸语言的比较研究。他在最初的一些作品中所利用的,大部分是诸蒙古语和诸突厥语的材料,其次则是通古斯语的材料。在他早期论述突厥—蒙古诸语言的联系关系的著作中,从阿尔泰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最有意义的是专门研究数词<sup>②</sup>和动词构词词缀<sup>③</sup>的著作,以及对语音—语法特性的研究<sup>④</sup>。他对突厥—蒙古诸语言的关系的探索,目的却在于重拟突厥—蒙古语的

---

①从兰司铁的许多蒙古语言学著作中,我们仅 需指出下列数种:《喀尔喀蒙古语的动词变化》,MSFO<sub>u</sub>, 19, 1903;《蒙古书面语和乌尔格口语的语音比较》,JSFO<sub>u</sub>, 21; 2, 1903(俄文译本出版于1908年);《蒙古学,阿富汗境内莫戈勒语学术论文》,出版处同上, 23, 4, 1905;《卡尔梅克语言试验》,MSFO<sub>u</sub>, 27, 1, 1909和27, 2, 1919;及《卡尔梅克语词典》,1935,及许多文章。

②兰司铁:《论阿尔泰语数词》,JSFO<sub>u</sub>, 23, 4, 1905。

③兰司铁:《蒙古—突厥语动词词根构词学》,JSFO<sub>u</sub>, 28, 3, 1912。

④兰司铁:《论蒙古—突厥语音史》,I—II,KS,15,布达佩斯,1914,第134—150页,III,KS,16,布达佩斯,1915,第66—84页;《蒙古—突厥原始语言中的一个词首唇音》,JSFO<sub>u</sub>, 32, 2, 1916,第10页。